

雁歇温泉河

陈敬黎(市直)

秋,来了!雁南飞的日子也该来了!我突然好想回家看歇在我家门前温泉河上的南飞雁。

温泉河是我的母亲河,她静静地从我家老屋门前淌过,滋润着养育我的那片田地。每到雁南飞的日子,满田满畈金黄的稻,满坡满滩葱绿的菜,收得我爹“嘿咻”笑,搞得我娘唱山歌。

记得温泉河边尽是草、尽是树的那个年月,我和我的伙伴们周末回家,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相约着到河边砍柴杂草做柴火,躺在河滩上看蓝色天幕上白色的雁,看着它们时而排成一行,时而排成“人”字形往南飞,一齐大声吼着:“人字!一字!人字!一字!”看着雁儿们一群过去,又一伙过来,我们不停地“人字,一字”地吼。

静静的温泉河也看见了蓝天上的雁群,跟着我们欢喜地唱起了歌:“歇歇哩!歇歇哟!你南方的新家还远,喝口我的水再走!归家!归去哟!待来年春暖花开,你北返老家时再来歇脚,再来喝水!”

雁儿听见了,低头看着我的母亲河,看见了那一河清澈见底的水,那水中漂动的水草,若隐若现的鱼群,真的成群结队地盘旋着悄无声息地落在河滩的草地上,河边的柳树枝头,慢慢走近河水,把那清澈的河面当镜台,开始梳洗一身风尘。梳洗妥帖后,喝了水,在浅水中啄起小鱼,在草丛中寻得小虫,喂给爱侣,轻轻问着彼此累还是不累!吃饱了,喝足了!歇妥了!雁儿在河边连再三,才展翅飞起,在河上盘旋着,似道谢,似告别,似相约来年再来歇脚,依依不舍地排成“人”字、“一”字往南飞去。一群飞走了,一群又歇了下来。

父母·家

姜以钢(市直)

水田里 有父亲湿润的背影
土灶旁 有母亲热情的饭菜

家 是父亲一板一眼钉出来的
是母亲一针一线缝起来的
家 是扁担下父亲蹒跚的脚步
是槐树下母亲缓慢的挥手

曾记得
父亲啊 身板硬朗
踏朝露 披晚霞
扛过三九 挑过三伏

可如今
身躯如夕阳
脊背被时光压成弯月

曾记得
母亲啊 长发飘扬
有时梳成瀑布
有时编成麻花

可如今
秀发如白云
银丝都写成了故事

回家
家是一个茶杯 盛满温馨
离家
家是一把小伞 撑出晴空
梦家
家是一包行李 背上牵挂

父母啊
你们是家的两扇门
打开是依恋
关上是向往

看着雁儿在河边梳洗、觅食,我和我的伙伴们不再吱声,躲在草丛中静静地看着近在咫尺的那些白色精灵,怕惊飞了这些从天宫飞来的天使、难得的伙伴。人世有了它们才好美!好美!

我躺在草地上,看着天幕上时而画成“一”字,时而画成“人”字的南飞雁,突发奇想:这些南飞的雁儿是不是跟人一样,年轻力壮的往南飞走了,老的仍然留在北方老家呢?它们已经老了,飞不动了的爹、飞不动了的娘,是不是像我们的爹、我们的娘一样在家里盼儿归呢?儿行千里母担忧呀!年轻力壮的都飞走了,它们老了的爹、老了的娘哪个来照顾呢?雁儿是不是像人一样讲孝道呢?它们懂不懂“父母在,不远游”的道理呢?也许它们来年北返时,会带回一群新儿女,可守在北方老家的老爹老娘还能不能看得到呢?唉!也许正因为父母的伟大,后世才生生不息。世上只看见往下流的水,很难看见回头的浪。雁儿呀!早些归!记得你北方老家还有年迈的爹,盼儿归望穿眼的娘。早些回家尽孝,不要因为迟归“子欲孝而亲不在”抱憾一生。

温泉河,因为河里有温泉才叫温泉河。她穿流而过的那座南鄂小镇也因为河中温泉而叫了温泉镇。除了江南雨季河水浑浊、水势汹涌外,其余日子便看得见从河边鹅卵石中冒出来的温泉。那泉好烫,记得我和伙伴们从家里的鸡窝偷来娘要拿去卖了买油盐的鸡蛋,放在鹅卵石中,等砍了柴,捆好,躺在河边草地上看蔚蓝的天幕上云卷云舒,数“人”字、“一”字南飞雁时,鸡蛋已经熟了。

雁飞尽了,冬来了。有水的地方都冰封了。娘一早晨起床弄早饭打破水缸里封冰的声音,每每把我唤醒,催我上学读书。冰雪封住了万物,唯独封不住我家门前那条温泉河。清澈见底的河面上热气蒸腾,天上洋洋洒洒飘落的雪花,落入河中便化成了水滴,滴在河里那些裸浴的人身上,惊得他们不时惊叫。温泉河月亮湾有一个不晓得是何年何月,是哪些人用石头垒起来了一个天然浴池。也不晓得从何年何月起,在这个天然浴池里形成了一个规矩:上午女人裸浴,下午男人裸浴。这规矩没人监督,一代代温泉人循规蹈矩地遵守,至今没人坏规矩。这叫民风纯朴也好,叫见怪不怪也好,也许道德的约束力比法典更让人敬畏。做人,名声比什么都重要,世世代代温泉人没有人因为到月亮湾偷看女人裸浴而坏了名声,遭人不齿。

人恋温泉河不奇,雁恋温泉河便是奇事了。在人浴温泉的冬日,雁浴温泉河是一大奇观。在我的记忆中,我年年看得见或一只或一双雪白的雁在温泉河中与人同浴,也许它是飞到温泉河便无力再南飞了,落了伍,便因温泉歇在河边。也许是它们寻得了一处人间仙境,便双双歇在温泉河。河里温暖的水、鲜活的鱼,让它们忘却了南飞去寻暖处过冬。也许冰封不了的温泉河,比南方更具诗情画意,雁儿是有意留下来在这幅天绘的大山水画中做画眼,为这幅天人合一的山水大画添上野趣,使温泉河更灵动、更飘逸、更厚重。

清浅的温泉河淌过了冰封雪裹的季节,天暖了,河两岸冬眠的野山野醒了。在温泉河上歇

脚过冬的雁儿要走了,它们仿佛不忍离去,不愿离去,到河边的柳树枝头长出了新芽,仍然在河面徜徉,在河里梳洗、觅食、谈情说爱,也许它们在温泉河上有了爱的结晶,待来年南飞时,带到温泉河上来歇脚的有它们已经学会飞翔的儿女。

春来了,花开了,雁儿真的要走了,它们从温泉河上飞起,在温泉河上盘旋再三才一步三回头地飞去,往北方老家飞去了。

北归的雁群飞过来了,又“人”字、“一”字地到了温泉河,我和伙伴们又躺在开满各色小花的草丛中,大声吼着“人字,一字,人字,一字”。温泉河也欢笑着唤它们歇脚:歇歇呀!歇歇哟!喝口我的水再走!你北方老家还好远,歇歇呀!歇歇再走!

雁儿听见了,成群结队地盘旋着落在温泉河,梳洗一路风尘,在水中追啄小鱼,在岸边觅得小虫,吃饱了,喝足了,仍然不愿离去。温泉河也舍不得它们走,只轻叮浅嘱“归吧!归去哟,北方老家还有你年迈的爹,望穿了眼的娘!再啄些为你们喂养的鱼虾回去反哺双亲。赶快回去看看你们的父母,尽儿女孝道,尽孝呀!”

雁儿听懂了,又啄些鲜鱼虾藏在食袋中,陆续从河面飞起,在温泉河上再三盘旋后,一步三回头地飞去!飞去了!飞向它的北方老家。一群飞去了,又一群落了下来。

秋来了,雁就要来了。温泉河依然流水淙淙,清澈见底,泉温鱼肥。雁儿呀!记得在我家门口歇歇再走!

(此文获全国第六届冰心散文奖)



心中的灯塔

黄丰华(嘉鱼)



听母亲说,六七十年前,我的家乡大岩湖湖面浩荡,四周森林繁茂。在这连接嘉蒲县、连绵五六六十里的浩瀚泽国,有一名少年常年驾一艘大船在风浪里搏击,他正是我的父亲。异常艰辛的水上生涯不仅练就了父亲魁梧的身板,还造就了父亲侠义与磊落的情怀。

父亲少年时,爷爷被日本鬼子抓走一去无回。生计所迫,父亲十二岁起就随大伯驾船跑水上运输,航行在八斗角码头至陆溪口码头之间的航线上。两年后,报仇的机会终于到来。1938年的一天早上,一名日本兵闯入湖谷,得到消息的村民拉响了村头的大铜钟。乡亲们蜂涌而至将大包围了个严严实实。我的父亲和乡亲们拿着满腔怒火乱棍打死了这名祸害乡邻的日本兵。乱世之中,幼年丧父的父亲成长为一个豪侠仗义的勇士。

有一次,父亲驾的木船刚刚驶近湖心,忽见船舱有人跳向水中。说时迟那时快,父亲飞扑下水,一手一个拉回了尚未下沉的一对寻短见的母女。还有一次,父亲发现船舱中有人正在悄悄打一位商人的主意。眼见坏人就要得手,父亲灵机一动,巧借风势呼啦踏翻了自己的木船,船上的人都慌作一团。父亲在挽正木船伸篙救人的同时早已将商人的竹笠与自己的竹笠调换。盗贼在船舱中一无所获悻悻离去后,父亲变戏法般将藏满账单和钞票的竹笠从暗舱中取出,送到眼含泪花的老商人手中。父亲一生中,成功地救起了十几位轻生或落水者,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父亲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三年困难时期,饿坏了的人们不得不在晚上偷集体补种的高粱。任凭母亲怎样央求,父亲也不肯晚上靠近集体的庄稼一步。眼见饿得浑身浮肿抬进公社医院的母亲和一屋哭闹的孩子,父亲只好找到工作组干部。他说,我生来不会偷东西,现在我就当着大家的面也割回一些高粱,不然我的一家都会饿死。大家只好叹着气默默地答应父亲的要求,母亲在医院住了四十多天后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可怜我的父亲两次用热泪葬别了我那不堪饥饿与病魔折磨的三哥和四姐。

父亲是一个珍爱儿女的人。每至渔讯,他就会搬上罾网选一处水湍浪激的码头捕鱼给自己的孩子们改善伙食。父亲喜欢让我的两个哥哥做帮手。水中的罾网稍有动静,父亲一个眼神,哥哥们便心领神会,巨大的罾网就被齐刷刷拉出了水面。网子里红尾巴野鱼扑楞楞欢蹦乱跳,多时一网可捕十几条七八斤。才捕几网我就被委以“运输部长”的美差,一趟趟穿过堤对岸的竹山往家中运送“丰收的乐趣”,精彩的捕鱼简报也随着我的往返在家庭成员欣喜的氛围中传递。兄弟姐妹八个每次都因为父亲辉煌的捕鱼成果而平添了那么多“快乐的节目”。

父亲病故已有二十五年。随着时间的流逝,父亲的模样非但没有在我们心中抹去,反而越来越高大、鲜明。六十多年前父亲出没风浪里的形象,时时像一座灯塔在我的脑海中显现。



葛仙山揽胜

陈泉辛(赤壁)

钟声满院碧桃青,花掩山门醉绿风。
古迹今辉香火旺,仙源春至旅游兴。
当年道观成佳景,今日风光映画屏。
疑是葛仙多感应,重游旧地瑞霞明。

咏清风苑

唐先昊(咸安)

清风苑里好风光,面水依山盖雅房。
大路河堤宽敞敞,桥涵铁闸碧汤汤。
山青水秀增新色,鸟语花香入画堂。
谧静谐和居有福,修身养性享安康。



寂,一辈子落寞,一辈子清苦。一个才十六岁的女子,一个容貌嫩亮的妇人,一个吃香喝辣穿绸着缎的“老板娘”,要持节守寡更是比登天还难!

丫鬟紫藤一直在门外伺候着。等了半个时辰,紫藤顿时不安起来,便敲了门:“雷娘!雷娘!”

从羊楼洞嫁到杨芳林,雷梦瑶自然就从“女娘”变成了媳妇。这地方,有出阁的闺女喊“姑”,做了媳妇就喊“娘”。雷梦瑶嫁到黄家,是有地位和身份的。丈夫黄子墨是“同源祥”茶庄的老板,雷梦瑶当然是“老板娘”了。文雅一点,也可以喊她“夫人”。但雷梦瑶说,就按当地风俗,喊我“雷娘”吧,通俗些。

听说紫藤叫唤,雷梦瑶赶紧出水,开门让紫藤进来。紫藤赶紧侍候雷梦瑶穿好衣裳,又把她扶到梳妆台前。镜子中的雷梦瑶:

双长睫毛大眼睛,眉线弯弯的,眼影淡淡的,直而光滑的鼻子,小而薄的嘴唇,都恰到好处地安置在一张白皙而细嫩的脸盘上。

紫藤虽然跟着雷梦瑶快一年了,天天伴着这个美人儿,但此刻的雷梦瑶美到了极致,让这个才十三岁的小丫鬟看呆了眼:“雷娘!你太干整了!”

雷梦瑶只是苦笑了一声,心说,干整?干嘛有什么用呢?对雷梦瑶来说,干整是白搭,是浪费,是苦恼,是麻烦,甚至是罪孽。十六岁的女人身,正是打苞的骨朵,带露的花瓣,却偏要掐了它,要它枯萎,要它凋谢,有违天理呀!

紫藤同任何人一样,不知道雷梦瑶心中的重大决定,也当然没看出主人复杂的心情,仍高兴地像往常一样要为雷梦瑶打扮。雷梦瑶把托盘上的首饰一件件拿在手心,端详一番,又一件件放回盘子。做这些的时候,雷梦

瑶的手微微颤抖,一下子没有控制住,两行眼泪扑簌簌流出来。

紫藤看着她流出泪来,就慌了神:“雷娘,你怎么啦?”

“没什么,可能是刚才被香火熏了一下,想流泪。紫藤,这些东西,雷娘都戴腻了,从今往后就不戴了。你帮我收起来,锁进紫檀木匣里。”

紫藤吃惊地望着雷梦瑶,不知如何接话。

雷梦瑶说:“紫藤,你跟了我这多日子,吃了亏,这枚玉坠,就送给你吧。”紫藤连忙推辞。雷梦瑶不由分说,非要给紫藤戴在脖子上。

雷梦瑶说:“快叫厨娘准备一份供品,还有香纸炮竹,你跟我进门一趟!”

“好哇!”很长日子没有走出这幢大院了,

听说要出门,紫藤高兴得辨儿直跳,一绺笑从嘴角掉了出来。

长篇小说连载①

编者语:我市作家柯干明历时三载创作完成的32万字长篇小说《茶牌坊》,被列入“湖北省作协重点项目”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小说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再现了鄂南茶业百年辉煌历史,第一次塑造了鄂南茶商群像,填补了湖北茶行业小说空白,对弘扬咸宁茶文化、重振鄂南茶产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报从今日起连载(浓缩版),以飨读者。

这个季节的雨,把日子润得湿漉漉潮乎乎的。

雷梦瑶关上浴室厚重的木门,紧紧地闩了,又用黑布把两扇木格窗遮蔽得风插不进,这才解开右腋的布结纽扣,脱了水绿色缎面的斜襟棉袄,接着又解了红布腰带,脱了黑色的褶腰棉裤。她下意识地再望一眼门窗,又开始脱对襟的蓝底白碎花小夹袄,最后解开那件绣着莲花的贴肉短衫,露出了白生生的身子。

枫香木桶里的热水早已热雾弥漫,烛台上燃着的三根棒香飘着烟缕,满屋子一片朦胧。水温刚好,雷梦瑶泡在木桶里,慢慢擦洗身体的每一部分。她的皮肤蛮好,是典型的鄂南“白种美女”,但她的“白”尤显千人,白得跟雪一样,白得跟剥壳后的熟鸡蛋一样,而且又光滑又嫩亮,用手触碰,也是摸在剥壳后的

熟鸡蛋上的感觉。

雷梦瑶焚香沐浴,是为去完成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为此她要丫鬟紫藤在水里加进了蛮多茶叶。紫藤知道雷梦瑶有个用茶叶洗浴的习惯。雷梦瑶常说,只有茶水才能把人洗得干净。但今天的茶叶放得特别多,茶也特别好,是她从羊楼洞娘家带来的松峰绿茶。

要是在往常,雷梦瑶会微闭双眼,沉醉于这醇厚的茶香中。而此刻,她是带着一种异样的心情在沐浴。有几份沉重,几份疼痛,甚至有几份惨烈。经过一夜又一夜的辗转反侧,今天清晨,她终于横下了心,要到黄氏宗祠去请贞节表。

请贞节表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意味着她要永远地守寡,意味着她将永远与青灯相伴,意味着她将放弃尘世的一切快乐,一辈子孤